

杀方

SHA BA FANG

长篇抗战小说

马宁●作品

散发雄性味道的关东往事
把血液点燃的抗战传奇
我们铭记曾经在黑土地上拼死捍卫尊严的无名英雄们！

推荐

著名作家
铁血读书
著名编剧

辽宁省作协副主席

周建新

主编 张丽丽

知名书评人

李鲜

《战火中的青春》《说出你的秘密》《地火》

黄斌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杀八方

SHA BA FANG
长篇抗战小说
马宁●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八方 / 马宁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10

ISBN 978-7-5104-2100-6

I. ①杀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4586 号

杀八方

作 者: 马 宁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7 拾 3 号

版式设计: 韩东坡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秦光中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6

版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100-6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

一、“杀八方”	/	001	㊟
二、老狼营	/	018	㊟
三、纸军火	/	054	㊟
四、牺牲与复仇	/	095	㊟
五、再战滨岛	/	127	㊟
六、1937年	/	174	㊟
七、胜利与失利	/	204	㊟
八、“杀八方”的审判	/	230	㊟

目 录

年景不好。

晌午的太阳很精神地挂在天上，奋力喷吐着丰富的热气和光芒。土路两边的高粱本来已经到了抽穗子的时候，却被晒得打了蔫，垂头丧气地卷起了宽大的叶子。自打康德皇帝在新京登上大宝，辽西的几个县已经早了两年了。

这样的天气，谁也不愿意出来逛荡，土路静悄悄的，除了烦人的蝈蝈叫和偶尔飞起来的蚂蚱发出的啪啪声，再也听不到一丝声响。远远的一溜尘土飞扬过来，是一辆大马车，这要是识马的庄家把式正好经过，非得羡慕得把眼珠子瞪出来：4匹纯种白色东洋马，一点杂毛都没有，这样的天气下居然不打蔫，奋力地拉着一辆西式豪华马车狂奔着。

这里是伪满洲帝国锦州省瑞县城郊。

这时是伪满洲康德三年夏末。

马车里坐着一个年轻人，穿着白色的短袖褂子，上面隐隐地能看出吉纹，这种上等的苏绣，在锦州都买不到，非得在奉天或者新京的大百货公司才能看得见。再配上白色的西裤、圆边墨镜，加上匀称的身材，无论谁见了都得夸一声，好一个摩登的富家公子！这公子长的是一副喜庆模样，可是老百姓看见他都得绕着走，为啥？他的身份可高得有点离谱，年纪轻轻居然就成了满洲国的参议。家里还做着买卖，有的是钱。再加上身边那些个别着家伙招摇过市的炮手，就更让人畏而远之了。

给张参议赶车的是一个干巴巴的老头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下巴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还有些佝偻着腰，像是经不起一点折腾的老棺材板子了。可是老头

的眼睛可有神得很，时不时闪出一丝精光。他是四叔，张参议的外管家。

四叔驾着马车过了一个弯道，前面出现了一个岔路口。老头把车的速度放缓，微微回头问道：“少爷，咱真的进瑞县？照我说还是赶紧赶回滨海，夜长梦多呀。”

“进县城，去找黄老爷子，对了，从北门进去。”

“唉，”老头叹了口气，“少爷，你总是这么赌大运，有输的一天可咋整？”

“还能咋整，找爹妈去呗。赶紧走吧，越晚越容易出事儿。”

马车调头上了岔路，奔向不远的瑞县县城。

瑞县是辽西省一个不大的县城，黄老爷子是这个县城只手遮天的人物，他本人是前清的秀才，祖上可不得了，当过明朝的二品大官。当然，这只是黄老爷子自己这么说，谁也没有当真。

黄老爷子有钱是真的，有钱就有势。黄老爷子不是县长，自己说是没有当官的能耐，可他的威望比县长还高几分。

前清的时候，他捐过顶子，却没有补实缺。大帅在的时候，黄老爷子是东北挂号的开明绅士，据说还和大帅一起吃过饭，当然，这也是他自己说的。东北易帜，服从中央，他家又是瑞县第一个挂青天白日旗的人家。全县城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成了精的不倒翁。

现在日本人来了，老爷子欣然就任瑞县维持会会长。

既然有钱，水就得是好水，据说是在几十里地外的圣水寺拉过来的山泉。

茶也得是好茶，明前龙井可不是谁都能喝得上的。

张涛笑着喝了一口茶水：“两月不见，老爷子这身子骨可是越来越硬朗了。”

黄老爷子其实不老，不到60岁的年纪，保养得好，看起来还是一副50岁左右的模样。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大背头一丝不乱，上面的发蜡都能照出人影儿来。他呵呵一笑：“老了老了，张参议少年英雄，以后还得看你们的喽。”

两个人又互相吹捧了几句，黄老爷子问道：“张参议不会跑了几十里地就是为了给我这老头子灌蜜糖水儿来了吧？”

张涛笑着说：“老爷子，我这是有了难处了。您也知道，我是靠和日本人做蘑菇生意混点吃喝，可这日本人从来都是货到了日本出手了才给我结账，这马



上又到了收货的时候,我这手头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,我当是啥事叫张参议跑一趟呢。你也太客气了,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欠着我的钱呢。”黄老爷子一听是钱的事儿,也就放了心,“这年景不好,欠了张参议这么长时间,一共是 2000 大洋,加上利息是 2300 大洋,我就给参议张罗去,你先坐着喝点茶。”说着就要起身往客厅外走。

张涛连忙拦住了叹了口气:“唉,要是这事儿,我就叫四叔来找你的管家了,哪能惊动老爷子您呀。”看了看满脸疑惑的黄老爷子,张涛慢条斯理地开了口,“我就和您实话说了,没啥掖着瞒着的,我这次收货,还差 5000 大洋。”

“5000?”黄老爷子慢慢坐下了,沉吟了一下,“那就 5000,虽说我这现在也不富裕,但是你的事儿,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凑上。你容我几天工夫,过几天我叫我那不成器的小子给你送去。”

张涛心中一动,黄老爷子有一个独子,在“九一八”以后,就送去日本留学了,自己从来没有见过:“哦?黄公子回来了?都说黄公子是人中龙凤,我却一直无缘相见,有时间我可得好好亲近亲近。”

“回来了回来了。”一提到自己的儿子,黄老爷子眉开眼笑,“要不我还想和张参议说这事儿,我这小子,非得要当兵,这不就上了边防军了。您和张旅长还有晴川太君都有交情,还得请张参议美言几句。”

张涛大方地摆了摆手:“这是小事儿,包我身上。那我就不打扰了,先告辞。”

“唉,这到了家了,不吃饭就走可不行啊。”黄老爷子挽留,“我那小崽子出去办事去了,一会儿就回来,正好叫你们认识认识。”

张涛的心里揣着事儿,哪能留下来吃饭:“黄老爷子,有饭吃我哪还愿意走呢?这不是要事在身嘛。”看着黄老爷子面露不快,他一笑,“日本人的买卖,我敢耽误了吗?”

正说着,就听见“啪嗒”一声脆响,端茶送水的小丫头失手打碎了茶壶。这丫头张涛早就注意到了,长得这叫一个水灵,都说东北女人骨头架子大,这个丫头却是一副削肩,盈盈一握的小腰,透过粗纱裤子还能隐约看见修长笔直的大腿,饶是张涛这种自认为不花花的人,也着实多看了两眼。

“槐花,你这丫头怎么笨手笨脚的!”黄老爷子瞪起了眼睛,“这茶壶是前清的东西,要不是来了贵客,我都不舍得用。”

话是责备，张涛却看出来这老头子其实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。再看老爷子的眼神，根本就没有看地下的碎片，却在小丫头的身上打量个不停，顿时明白了老爷子的意思。

小丫头蹲在地上捡碎片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背对着张涛，那熟透了的白梨一样的曲线，看得张涛心里一阵阵地发烫。

突然，站在张涛身后的四叔轻轻碰了他一下，张涛余光向后扫过去，看见四叔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于是顺着四叔的目光看向那小丫头白皙修长的后颈：梅花痣！

还真的有这么一种痣，张涛差点没叫出声来！

按照相书上来讲，长了梅花痣的女人命硬得很，要是梅花痣长在后脖子上，那其实就是男人的喉结。说明这个女人投错了胎，应该是个男的，这就是男命女相。张涛不是算命的，他对梅花痣感兴趣，是因为家里的炮头“大疤痢”找一个在后颈上有梅花痣的丫头已经找了好几年了。

愣了一下神，张涛转身向黄老爷子道：“一个茶杯嘛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”说着脸上似笑非笑，“我说黄老爷子，你打哪儿找的这么水灵的丫头，看这身段是南边的吧？”

黄老爷子心中暗叫一声糟糕，这张涛虽说是跟着日本人做事的，捞钱也是一把好手，可是从来没有传出来好女人的名声，突然问起了丫头的事儿，恐怕是入了眼了，不像是逗闷子这么简单。

“这丫头你看着水灵，其实笨得很，也不会说个话。”黄老爷子加重了语气，对着丫头喝道，“赶紧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！”

“别呀，唠几句。我说你是哪儿的人呀。”张涛上前一把抓住了丫头的胳膊。那丫头看起来也是有性子的人儿，一把把张涛的胳膊甩开了，抬脚就往外走。

张涛心里着急，四叔早从身后一个箭步上前挡住了丫头的去路：“张参议问你话呢。”

黄老爷子一看，心道自己是猜中了，看来这个大汉奸是动了歪心，急忙说道：“山里的女孩子，家里吃不上饭了，就带回来端茶倒水，也不会说个话。”

这会儿小丫头倒是不走了，转过了身，眨巴眨巴大眼睛看着张涛：“你是滨海的张涛，张参议是吧？”



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叫张涛的眼睛一亮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久仰大名呢！”丫头甜甜地笑了，“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张参议的大名呀。”

张涛回过头，对黄老爷子哈哈大笑：“老爷子好福气呀，在山沟子里都能找到这么水灵的丫头，都赶上北平的女学生了。”

黄老爷子张张嘴，还没等答话，那丫头突然脸色一寒，在手中的盘子里面捡了一块最大的茶壶碎片，利落地向张涛的颈动脉刺了过去。

张涛是有功夫的人，听到风声不对，连忙身子一矮想躲过这致命的一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关键时刻四叔伸手去拽这丫头，不料小丫头用左手的盘子往上一挡，竟然把四叔的手硬生生磕了回去。

好在张涛这一躲，四叔这一抓，女孩的右手因此失了准头，不过虽然没有把张涛捅死，还是在张涛的下巴上划出了两寸多长的血口子。

张涛得到了喘气的机会，一抬手抓住了丫头的手腕儿，四叔接着一个扫堂腿，小丫头被张涛拽着扑通一声跌坐在地，还要还手，脑门上却被一把王八盒子顶住了。

黄老爷子玩的是心眼、是手腕、是钱财，哪见过这阵势，一时间张大了嘴傻在那里。看见张涛的鲜血染红了白色短褂的领子才反应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、这、这是咋整的你看，张参议你没事吧？”

没等张涛开口，旁边的四叔冷冷地喝道：“拿伤药！拿绳子！拿手巾！”这时候已经有几个黄老爷养的炮手冲进了屋子，黄老爷哆哆嗦嗦地吩咐着：“快，拿伤药、拿绳子、拿手巾，去，快去呀。”

不多会儿工夫，张涛的下巴上裹了一圈厚厚的纱布，里面上了云南白药。漂亮丫头槐花被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
“张参议，你看这……”黄老爷子擦了擦脑门子的汗水。

“走了，天不早了。”张涛像是没事儿人似的吩咐四叔，黄老爷子刚松了一口气，就听见张涛补了一句，“把这丫头带走！”

黄老爷子把这丫头弄到手可是费了好大劲儿，原打算是养熟了再收房小妾，眼看着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，“张参议，这孩子父母双亡，也挺不容易的，你就高抬贵手吧。”

张涛往外走的脚步停了下来：“黄老爷子，这丫头是南边来的，按照锦州晴

川太君的命令,是应该甄别的吧。”

黄老爷子没话说了,当初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把丫头绑了回来,却并没有向日本人报告,这下被张涛拿捏住了短处。想起张涛在辽西几个县的势力,只好咬了咬牙,“那就麻烦张参议了。”

从黄老爷子家出来的时候,太阳也往西沉了。张涛急急带着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槐花走,老爷子心里发堵,又怕张涛在日本人那边告他的刁状,也不好用力强。

马车一溜烟地出了城,张涛看了一眼身边手脚被捆着同时嘴被堵着的槐花,那两只漂亮的大眼睛还在恶狠狠地骂人。张涛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说什么,探出头对前面赶车的四叔说道:“去刘家铺子,叫‘大疤痢’认人!”

颠簸的马车中,张涛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,余光里槐花没有任何的动作,好像是在闭目养神,他的一颗心也跟着放下来,不长的时间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梦魇,梦魇。

灰色的天空,宽广的马路上,混乱的欢迎人群挥舞着“日满亲善,东亚共荣”的小旗,没有任何声音。张涛混在了人群中,想要努力地挤向背对着自己的青年,可是却丝毫动不了地方。猛然间人群突然热烈起来,在土黄色日本军车护卫下,一辆敞篷汽车缓缓行驶着,汽车上肥胖的日本亲王向人群招手示意。人们好像都欢呼着,可张涛依然听不见声音。突然,张涛一直盯着的青年猛地向汽车窜了过去,手伸向了怀中。同时大路旁边的大楼中传来一声枪响,在寂静中是那么刺耳。本来应该精确击中日本亲王的子弹,阴差阳错地打中了青年。青年无力地倒了下去,刚刚掏出来的利刃也在慌乱而嘈杂的人群中失去了踪影。张涛凑过去细看,躺在地下的青年,赫然就是穿着学生装的自己!

之后的梦境纷乱起来。一会儿是燃烧的村庄、死去的父母;一会儿又是日本人到医院对自己的慰问。整个梦魇之中,张涛一动也不能动,大声叫嚷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意识是在梦里,张涛汗淋淋地挣扎着,“啊——”的一声就惊醒了,此时他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,心尖子一剐一剐地痛,而槐花正看着他,眼神中充满了鄙夷和可怜。



天色眼见已经黑了，蓝丝绒一样的天空上点缀着忽明忽暗的星光。马车在夜色之中摇摇晃晃，顺着大道驶向了不远处的一个镇子。

刘家铺子是一个大镇，地处两大煤矿南票和北票之间，是辽西地区煤矿交易的集散地。南来北往的客商、为了养家糊口到矿上卖力气的汉子、挥金如土的矿主把这个小镇挤得满满当当的。

有人，自然就有买卖。镇上酒馆青楼林立，赌场、烟馆、戏院一应俱全。

东北人本来就有吃完了晚饭溜达消化食的习惯，虽然张涛的大马车进镇子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多，镇子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还是灯火通明。溜达的镇民和吆喝的商贩摩肩接踵。

“唉，快买票了，二人转名角唱破天的《大西厢》快开演了，加场《马寡妇上坟》两毛钱一张，晚了就没地方了！”

“烤苞米，烤苞米，不嫩不要钱的新苞米！”

“大西瓜呀，甜掉牙的起沙大西瓜贱卖了！”

“神算知三届，铁嘴断乾坤！”

“豆沙冰果，绿豆沙冰果！”

“香烟，东洋香烟！”

张涛听着耳畔的叫卖声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“大好河山，亿万同胞……”张涛喃喃自语。

“大爷，您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吧！”一只拿着破饭碗的小黑手猛然伸进了窗帘。

张涛立即伸手从怀里掏出顶上了火的手枪，却看见小黑手上隐蔽地画着一个六角形标记，下意识停止了下一步的动作。

碗反手一扣，一个假的碗底连同底下压着的一张纸条掉了出来，当张涛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送信的人已经跑远了。

“风紧，闹狼。”小纸条的内容非常简单。

“还是在盯着老子呀。”张涛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手上一用力将纸条碾成了碎屑。

在张涛发明的一系列暗语中，“黑瞎子”是日军，“狼崽子”是特高科（特高科成立于1928年7月4日，专门从事特务及谍报活动），“狗”是警察和伪军，“耗子”是汉奸特务。同样的，“燕子”是南京方面的特工，“家雀儿”是抗联方面的，“老鸱”是大小胡子胡子的探子。

大车不多会儿进了镇上“四海旅社”的后院，早有眼尖的伙计靠了上来，开车门的开车门，卸车的卸车。

“哎呀呀，我说大早晨的喜鹊叫唤呢，原来是东家到了！”瘦得像人干、尖嘴猴腮的中年掌柜迎了上来，“小三子，快把后院凉井里面拔着的西瓜捞上来给东家切上。”

“人精子！”张涛跳下车打过招呼，帮着四叔把槐花扶下车。

“这位是……”被叫做“人精子”的掌柜看着被捆住手脚的槐花，眼中闪出一丝警惕之色。

“我刚收的丫头。”张涛漫不经心地回答，“对了，晚饭还没吃呢，有什么好吃的没有？”把话题扯开了。

“有呀，下午刚收上来的孢子，还有野鸡崽子。您爱吃的咸野鸭蛋也出油了，本来想给您送城里去，正好您来了就先解解馋。”掌柜的连忙屁颠屁颠地吩咐下去。

“好，一会儿过去陪我喝两盅。”张涛听得馋虫大起，活动活动身子，在衣兜里掏出一盒铁盒“三五”，自己点上一支，给掌柜的递过去一支。

掌柜也不客气，伸手接过了烟别在自己的耳朵根子上，脸色一正低声道：“想必东家也听说了吧，晚上要起风，我得收拾收拾东西呀。”

“那也行，别风大刮跑了衣裳。”张涛点了点头，狠劲地抽了一口烟。

槐花听得一头雾水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，起个风还弄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她当然不明白，两人对话的真正含义是：“晚上要出事，我准备一下！”“好，别伤了弟兄们的性命。”

“东家，我虽然说没时间，但是有人陪您喝酒。”掌柜的小眼睛故作神秘地眨了眨，“家里的炮头‘大疤痢’回来了。”

“这么快呀。”张涛一惊，连忙道，“我正好找他，快让他到我房间。”

“好嘞，我去给您和四叔，对，还有这位姑娘弄吃的去。您就还住小洋楼吧。”掌柜嘿嘿一乐，跑去忙活了。



小洋楼是和四海旅社大院相连通的一个小院子。院子里面有一间二层的小洋房。平时不接待客人，只有张涛和四叔来的时候住在这里。再有就是一些日本人来到镇里也是住小洋楼，房价不菲。

张涛带着四叔和槐花走进小洋楼，里面已经是灯火通明，几个小伙计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已经非常干净的卧房。张涛看伙计们都出去了，对瞪着他的槐花说：“姑娘，别误会，我把你请到这里来，是想让你认一个人，只要见了面，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都来去自由。”说着给槐花松了绑。

槐花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活动活动筋骨之后，转身毫无预兆地对着张涛就是一个窝心脚，张涛连忙闪身躲过去，带翻了旁边的茶桌：“我说你怎么一上来就动手？”张涛左躲右挡，“我不是说了，就是让你认个人，不想把你怎么样！”

槐花的攻势丝毫不减，在被张涛挡下了一掌以后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汉奸就不能活着，今天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！”

张涛被骂，心里却暗暗地高兴，越发肯定自己是找对了人，刚要张嘴说什么，房门突然“咣”地一声撞开了，冲进来一个人。这个人身高足有一米八多，浑身的横肉，穿着讲究的丝绸汗衫，手里提着一个大箱子，一对凶光四射的三角眼，左脸上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面目格外狰狞。大汉极为彪悍，撞开了房门速度丝毫没有减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挡在张涛身前，生生受了一记重拳却连身子也没摇晃一下，一抬手就抓住了槐花的手腕，一使劲，槐花一动也动不了了。大汉一开口，声如炸雷：“你干啥的，敢和我们东家动手？”眼睛一瞪，倒是看清了面前这个姑娘的长相。“小姐，你是小姐？”他呆愣愣地站在地下，手一下子松开了，呼吸急促起来，脸上的横肉跟着一抖一抖的。

张涛有了喘息的时机，挥手叫冲进来的几个伙计退出去，笑呵呵地说：“‘大疤痢’，这丫头后脖子有梅花痣，是你找的人吧！”

“扑通！”叫做“大疤痢”的大汉庞大的身躯硬生生跪了下去：“大小姐，我可找着你了！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泣不成声。

“‘大疤痢’，她到底是谁？”张涛疑惑地问。

“栓子叔，我爹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个团的人马，怎么一夜就没了？”槐花没理会张涛，扑通一声也跪下去，抱住一个劲儿磕头的“大疤痢”，眼泪断了线似的往下淌。

“大小姐，团长他，他让瘪独子汉奸给卖了，1600多弟兄呀，说没就没了

呀。那天晚上……”

在“大疤痢”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张涛知道了槐花本名叫刘战歌，在北平读书。她的父亲刘虎上校本是大帅的贴身警卫副官，在皇姑屯事件中，因为公务没有和大帅同车返回奉天逃过一劫。刘虎拒绝了少帅的挽留，离开大帅府当了一个团长。

很快这个团就在刘虎的调教下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老虎团，并把“杀鬼子、祭大帅、不扰民、真抗日”作为口号。张学良对这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团长也是恩宠有加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从国外进口的军火装备都是优先配发给这个团。在“九一八”事件前夕，这个有1600人的全进口装备加强团的战斗力实际上已经接近关东军的一个联队。

“‘九一八’呀，是哪个生儿子不长屁眼的犊子下令不抵抗。我们团不管那鸟命令，就是死死地卡住了锦州，不让鬼子南下，团长领着俺们给大帅带着孝打鬼子，那仗打了两天两宿呀，过瘾！”“大疤痢”的思绪回到了战火纷飞的锦州，猛地擦了一把眼泪，“鬼子的枪没有咱们的枪快，那歪把子哪能和咱的捷克式比。咱们又是居高临下，整整杀了他一天，打死六七百小鬼子。第二天小鬼子就学奸了，先是上了装甲车，可是咱有意大利战防炮呀。揍趴窝狗日的五六辆就不敢上了，又换了招打毒气弹。嘿嘿，老天爷照顾咱，风向变了。”

“那怎么就败了？”张涛疑惑地问。

“大疤痢”脸色一暗，“天擦黑的时候，一伙东北军的败兵从后面上了山，说是打散了，要加入我们打鬼子。领头的是个少将，和我们团长认识。俺们看见了自己的队伍，那是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迎进了阵地呀。谁知道，谁知道除了那个少将是真的，后面的兵都是关东军装的呀。当时团里就乱了套了。小鬼子还在里面埋伏了忍者，6个营长，一眨眼就被劈死了5个，参谋长也成仁了。我和团长仗着功夫好撤到了二线阵地，团长让俺带着警卫连突围，我是死也不干呐。团长给了我3个任务，一是给老虎团留点种子，二是照顾大小姐，三是把团里的花名册带出来，告诉那些军属，他们的孩子死在抗日战场上，没有孬种！”

“4年来，我是挨家挨户地告诉呀！今天，大小姐是最后一个，大小姐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啊。就是这名册。”“大疤痢”哆哆嗦嗦从怀里拿出一个已经卷了边的小本子，“大小姐，小黑山的老狼营就是团里剩下的弟兄起的绦子，大小姐去找他们吧，领头的是团里的副参谋长，柳应元少校。”



“我爹和团里的弟兄都走了以后，你就当了汉奸？”槐花满脸泪水，眼睛却通红通红的。

“大疤痢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：“大小姐，谁是汉奸？”

“你不是汉奸吗？”槐花伸手一指，硬生生几乎戳在“大疤痢”脸上。

“大疤痢”惊慌地跳起来：“大小姐，这话可不能瞎说！我啥时候是汉奸了？”

槐花冷笑着站起来，咬牙切齿逼问：“你不是汉奸，为什么要给汉奸卖命？”恶狠狠地盯着张涛，眼里喷出火来。

“大疤痢”扭头看了眼张涛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刚要张口辩解，张涛走上前：“刘小姐，你说我是汉奸？”盯着槐花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——不——是！”

槐花的眼睛里生出钩子，死死盯着张涛衣服上的日满亲善徽章：“不是汉奸为什么穿着汉奸的皮？”

张涛一把扯下胸口的徽章掷在地上：“老子脱了这身皮就是‘杀八方’！”

“杀八方”可是个传奇的人物，也是方圆百里的胡子头。3年前“杀八方”带着200多人打下了鬼子的临时野战医院，连伤员带军医杀了100多个鬼子，自己也陷入了赶来增援的日本兵的重围，日本人对外宣称击毙了“杀八方”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就经常有单个儿的鬼子汉奸被暗杀，而且尸体上都有一张字条，写着“杀此人者，‘杀八方’”。从此，“杀八方”就神了起来，有的老百姓说“杀八方”根本就没有死，突围了出来。有的说“杀八方”是杀神转世，有三头六臂九条命，说啥的都有。虽然日本人全力追捕，可是却没有“杀八方”的丝毫线索，只有鬼子汉奸死在“杀八方”的手里。

看着槐花惊奇的样子，“大疤痢”连忙说：“大小姐，东家真的是杀鬼子的汉子，从前年开始，就报‘杀八方’的蔓了。我和几个杀鬼子的兄弟都是东家照料着，以后你留下也行呀。”

槐花不解地看着张涛：“你是胡子？”

“不是。”张涛摇了摇头。

“抗联？”

“那吃树皮的苦，我可吃不了。”

槐花脸色一寒：“你怎么证明你是‘杀八方’？”

张涛二话不说拔腿向外走，三两步奔上马车拿出一个小箱子抱回屋，打开

一看,里面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、面罩、一柄雪亮的匕首,还有一个纸包。张涛把纸包打开,里面是一个日本人的证件——“瑞县县政府顾问丸山翔太”。证件下面压着的,是一个血糊糊的人耳朵。张涛看了看脸色发白的槐花:“这够了吧?我还得谢谢他,要不是我插了他之后进城躲风,也遇不到你。现在该你说说了,你怎么到了黄老爷子家里。”

槐花的眼睛迷离了起来:“华北虽大,却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了,课是没法再上了,我一直四处奔走打听我爹的消息,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。这刚刚回老家就被姓黄的绑到了他家里,才两天,正要找机会逃出去,就碰上你了。”

“小姐,以后你就有着落了,我也就放心了。”“大疤痢”说着,把头转向了张涛,“东家,跟着你这一年半,是我王栓子最痛快的时候,跟着你打鬼子,过瘾呐!以后你可要自己注意安全,到哪儿去都带着点儿四叔。还有,能不能帮我到离这里30里的榆树屯,安葬王老太太?昨天,我去告诉老人家她孙子阵亡的消息,老太太在我走后,穿上了干净衣裳,不知道在哪里弄了点土炸药,埋在鸡蛋篮子里就进了城。城门楼子鬼子搜身检查的时候,老太太用烟袋锅子点着了炸药,老太太今年76了,呜呜呜……”“大疤痢”重重地吸了一口气,止住了抽噎,“张参议,拜托了,‘大疤痢’给您老磕头了。”说着趴在地上“咚咚咚”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。

张涛听他这话音儿不对,暗暗把手里的茶杯攥紧了。果然如张涛所料一般,“大疤痢”仰天长吼一声:“团长,生死弟兄们呐,俺任务完成了,俺去找你们了,给俺领个道儿呀!”肩膀一抖,一只勃朗宁小手枪从袖口滑落在手中,“大疤痢”毫不犹豫地把枪管伸到了自己的嘴里。

张涛抖手掷出茶杯,咣一下把手枪打飞,脸色一寒:“你要做什么?不报仇了吗?”

“报仇?对,我得报仇!”“大疤痢”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“老太太都知道和小鬼子同归于尽,你一个大老爷们就想自己拿枪把自己崩死?你还是不是我爹带的兵!”槐花上前抱住“大疤痢”,一脸泪水大声斥责着。

掌柜“人精子”手里握着手枪,一直和四叔守在门外听着动静,这时候推门进来了:“东家,吃的送上来了。”一闪身,几个小伙计拿上来粉条炖狍子肉、野鸡崽子炒咸菜条,还有清炖鲤鱼和一盘切开的还在流着油的腌野鸭蛋。主食是



羊肉芹菜饺子和香喷喷的新苞米熬的稀粥。当然也少不了生菜蘸酱和张涛最喜欢的十里香小烧。

张涛和四叔中午就是啃了点干粮，槐花更是一天都没有吃饭，几个人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懂事的小伙计给几个人的碗里盛了点蒜酱，又一人分了一碗粥，把酒斟上以后就退了出去。

“来来来，先吃点东西垫垫吧。”张涛说完，夹起一个饺子蘸着蒜酱整个吞了下去，烫得自己嘴里“嘶哈”好几下才咽下去，赶紧喝了一口鱼汤顺了顺。

3

几个人围坐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张涛举起酒杯：“来来来，吃差不多了就开喝，这第一杯酒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窗外枪声骤起……

“砰！”“砰！”“砰！”“吧勾！”“吧勾！”“砰！”“吧勾！”

密集的枪声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，打断了张涛的祝酒词。

张涛条件反射般地弹起来拉灭了灯。

“有短枪，还有三八大盖！”“大疤痢”仔细地分辨着枪声。

“看来是有人和鬼子接火了。”四叔拔出了腰间的双枪，“听着是往咱们这边来了。”

“‘大疤痢’、四叔和我上天台，刘小姐在屋里千万别出来！”张涛抓起手枪，果断命令。

“东家！”掌柜的手里拿着马牌擻子冲了上来，后面跟着四五个端着三八大盖的伙计。

“‘人精子’，你和几个伙计就守着刘小姐，千万别让她出什么事儿！”张涛一手拿着左轮，一手拿着王八盒子往外走。

“大疤痢”把自己的小勃朗宁递给槐花：“会用不？”

“勃朗宁嘛，会用，小时候少帅带着我拿它打过鸟。张涛，我也去！”槐花接过手枪跟在后面。

“别捣乱！”张涛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，槐花立马停住脚，没动静了。